

ART SCENE

# 艺术现场

THE ART SCENE

2011年8月号

总第1期

用独特视角呈现最给力最深入的第一现场

028 696911

Cover People

封面人物：王承云

Special Exhibition Forcus

特展聚焦：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力量



2011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丹麦馆，由策展人Katerina Gregos来策划，其主题是表达的权利（Speech Matters）。张大力参与了本次展览，用自己的《第二历史》震撼了观众，也让他坚定了将《第二历史》延续下去的想法。

## FOUNDER OF THE SECOND HISTORY

### 张大力《第二历史》的缔造者

（张大力=张 《艺术现场》=现场）

现场：能详细谈一下您此次参加展览的作品吗？

张：这次展览展出了我2003年开始创作的《第二历史》作品，这件作品曾在国内外展览过多次，策展人认为很符合她的策展主题。我主要是通过图片对比的研究来揭示隐藏在图片表象背后历史和权力的真相，另外也是对于图片及映像史的梳理。图片是什么？什么是它的本质？图片怎样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历史记忆？这是这件作品的意义所在。艺术除了反映艺术家的精神和情感之外，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更应该关注我们生存的历史和现实世界。中国人的世界观来自于国家的世界观，或者说是经过国家世界观有系统地改造而形成的个人思想。因此关注国家世界观的形成必然是我们每个人建立独立思考能力的前提。我相信只有个人进步了，国家才能进步、个人富有了，国家才算富有。

现场：您从2003年开始搜集《第二历史》的素材，接下来还做了《第二新闻——视觉机器》作为《第二历史》的续篇，这两个系列的作品出现都是对传统历史和史官的挑战，揭开了人们不愿意承认或者说被蒙蔽的历史，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阻碍吗？又是什么让您坚持这样的创作？

张：我的所有作品都反映了人在历史坐标中的位置，当然创作这样的作品比画一张画更艰难，因为必须得理性和耐心。我从不相信艺术

创作靠灵感就能解决问题，因此长时间的思考是艺术创作之前必备的功课，这就需要冷静和远离喧嚣。这也是艺术家面对的巨大挑战，因为作品最终是要转化成视觉方式而呈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在这件作品出现之前，我得像档案工作人员那样小心枯燥的工作在故纸堆中。我关心我所处的现实，并想办法改变它，这是我生存的理念。即使我不做艺术，从事其它的工作我也会走同样的路。

现场：您的作品一直是在关注底层、关注人性，从《对话》系列到《肉皮冻民工》、《我们》等再到《第二历史》，您作品的形式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所表达的内容和思想更是让观众震撼，您这一主题是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吗？或者说它与您的某种经历或记忆有关？

张：我生活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一个是表面贫困平等，但对理想充满向往，但这个时代很快就破灭了，我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张画皮，而真正的里面让人恐惧和胆寒，这也是我多年后对个人经历的一种反思，它很真实地出现在我的作品里。第二个时代更让人震惊，它更加不公，而且赤裸裸的不顾及隐藏膨胀的权力。我们的土地和财产被剥夺、文化被遗弃，公民权利如粪土，让人痛心。如果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吃饱穿暖，那么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我们是精神高贵的人类，我们需要尊严和品质。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

可夺志。如果一个民族喜欢没有尊严的活着，那这个民族对人类无益对世界无益。

现场：丹麦馆的主题是“speech matters”，您对这个主题有怎样的理解？

张：正像我的作品所表达的那样，自由思考和公开表达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别人恩赐的，是天赋的人权。在中国一提起民主和人权这两个词汇就让人恐惧，这是怎样的民族心理？如上所提到的，我们的思考能力出了问题，因为是被国家一步步塑造而成的。我知道有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天赋人权，也从来没有争取过，但这决不能成为中国的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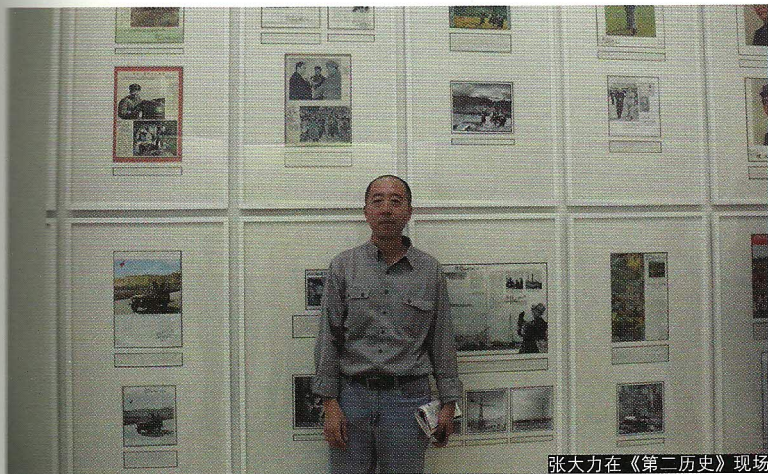
现场：您觉得在中国语境下，这种“speech matters”或者说自由谈话，面临怎样的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张：中国是出现孔子和司马迁的国度，我不相信今天的中国会比两千五百年前更差，因此在现实语境下，中国的十三亿大脑如果不能被证明是糨糊的话，那只有一条路，就是自由思考。我们的大脑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你可以控制世界，但是没办法控制我自由思考。

现场：这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众多展览中，哪个展览给您的印象最深刻？理由是什么？

张：德国馆，他们被揍了一顿，变成了思考的行家。





张大力在《第二历史》现场



张大力的艺术与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认识人性和历史的角度及新的基点。之所以称张大力《第二历史》为“艺术与工作”，在于他的身份实际上是介乎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作为艺术家的张大力，他具备了艺术的敏感和直觉及对图像和视觉的创造性解读能力，在貌似习以为常的社会图像中，他富于敏感性和创造性地构造了对问题的追询和揭示的视觉呈现，他的序列化的揭示和呈现，以及对问题和图像的直觉及敏感辨识，使我们“有趣”地进入一种艺术解读历史的情境。而作为准社会学者的张大力，他的尖锐、执着和严谨，体现了对历史和社会的理性追问精神，他的图像及档案的普查性工作，为我们积累了许多思考和叩问人性和历史的资料基础。当然，张大力的立足点主要还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任务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以视觉图像的方式敏感和直觉地发现及提出问题。

—王璜生

另类历史的书写，再次显明了一个历史学上的真理：正是艺术家（这里，原版底片的拍摄者为历史图像的第一作者，修改者是第二作者，张大力为它们的第三作者）的历史信仰决定着他的历史观念，正是他的历史观念决定着他对历史场景的艺术书写，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图景。在当代，那些强行把自己个人的历史书写所得到的历史图像当作普遍历史加以推广的人，无非是在推广本来作为个人的历史信仰的产物，其行为背后的依据为相信个人的自我无限化，相信他所书写的个别历史就是普遍历史本身。不过，艺术虽然有把艺术家神化的倾向，但是，张大力的这批还在延续的艺术作品，却是要从历史逻辑的深处——历史书写的终极依据或者历史图景的生成原则——消解这种人的自我神化逻辑。人的自我神化逻辑，其实正是中国历史逻辑的组成部分。

—查常平

张大力的这个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揭露这些现象，而是在于引导我们去考虑两个更深远的问题。首先，我们开始认识到对照片的修改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宣传。实际上，类似的篡改被全社会所接受和采用：我们每个人都更理想的、“升华”了的自我形象所吸引。翻出家中的全家福老照片，它们的底片上总会有照相馆做的细致“修版”；而当今在电脑上改动形象、增益背景更是手到拈来、司空见惯。政治文化中对照片的篡改因此绝非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文化和心理基础。

—巫鸿

## 《第二历史》评论

我在看了张大力的画册《第二历史》后，深感他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借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据知，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他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不仅跑遍了许多地方查阅了大量照片档案，还访问了无数当事人，而那名为《第二历史》的展览与画册就是他对一些历史真相的有力揭示。其具体方法是将报刊或教科书上发表过的照片与原照片并置，然后盖上他的校对章。该展由著名理论家巫鸿策划，曾经在六个国家的美术馆展出过。获得了极大的反响。相信这个展览与这本画册对于人们正确理解或研究历史大有益处。

—鲁虹